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錄第一期

小學略說 上

民國廿四年十月出版

MG
H1
P
:1
3 2174 0873 5

小學略說

小學二字。說解岐異。漢儒指文字之學爲小學。漢書藝文志。古者八歲入小學。周官保氏。掌養國子。教之六書九數。六書者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。而宋人往往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小學。段玉裁深通音訓。幼時讀朱子小學。其文集中嘗言小學宜舉全體。文字僅其一端。洒掃應對進退。未嘗不可謂之小學。案大戴禮保傅篇。古者八歲出就外舍。學小藝焉。履小節焉。束髮而就大學。學大藝焉。履大節焉。小藝指文字而言。小節指洒掃應對進退而言。大藝卽詩書禮樂。大節乃大學之道也。由是言之。小學固宜該小藝小節而稱之。

王諸孫
乘祖世
[illegible]
揚
校

新2312

保氏所教六書。卽文字之學。九數則漢書律歷志所云數者一十百千萬是也。學習書數。宜於髫齔。至於射御。非體力稍强不能習。故內則言十歲學書計。成童學射御。漢書食貨志言八歲入小學。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。內則亦言六歲教之數與方名。鄭注以東西釋方名。蓋卽地理學與文字學矣。而蘇林之注漢書。謂方名者四方之名。此殊不足爲訓。童蒙稱獃。豈有不教本國文字。而反先學外國文字哉。故師古以臣瓚之說爲是也。

漢人所謂六藝。與周禮保氏不同。漢儒以六經爲六藝。保氏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。六經者。大藝也。禮樂射御書數者。小藝也。語似分岐。實無二致。古人先識文字。後究大學之道。後代則垂髫而諷六經。篆籀古文。反以當時罕習。致白首而不能通。蓋字體遞變。後人于眞楷中認點畫。自不暇

再修舊文也。

是正文字之小學。括形聲義三者而其義始全。古代撰次文字之書。於周爲史籀篇。秦漢爲倉頡篇。後復有急就章出。童蒙所課。弗外乎此。周興嗣之千文。隋書經籍志入小學類。古人對于文字。形聲義三者。同一重視。宋人讀音尙正。義亦不敢妄談。明以後則不然。淸初講小學者。止知形而不知聲義。偏而不全。不過爲篆刻用耳。迨乾嘉諸儒。始究心音讀訓詁。但又誤以說文爾雅爲一類。段氏玉裁詆漢志入爾雅于孝經類。入倉頡篇于小學類。謂分類不當。殊不知字書有字必錄。周秦之史倉。後來之說文。無一不然。至爾雅乃運用文字之學。爾雅功用在解釋經典。經典所無之字。爾雅自亦不具。是故字書爲體。爾雅爲用。譬之算術。凡可計數。無一不包。

測天步曆。特運用之一塗耳。清人混稱天算。其誤與混爾雅字書爲一者相同。爾雅之後。有方言。有廣雅。皆爲訓詁之書。文字亦多不具。故求文字之義。乃當參爾雅方言。論音讀。更須參韻書。如此。文字之學乃備。

乾嘉以後。人人知習小學。識字勝于明人。或謂講說文即講篆文。此實謬誤。王壬秋主講四川尊經書院。學生持說文指字攷音。王謂爾曹喻義已足。何必讀音。王氏不明反語。故爲是言。依是言之。說文一書。止可以教聾啞學生耳。

今人喜據鐘鼎駁說文。此風起于同光間。至今約六七十年。夫說文所錄。古文三百餘。古文原不止此。今洛陽出土之三體石經。古文多出說文之外。于是詭譎者流。以爲求古文于說文。不如求之鐘鼎。然鐘鼎刻文。究爲

何體。始終不能確知。積古齋鐘鼎款識釋文。探究來歷。不知所出。於是諉之曰昔人。自清遞推而上。至宋之歐陽修集古錄。歐得銅器。不識其文。詢之楊南仲章友直。（楊工篆書。嘉祐石經爲楊之手筆。章則當時書學博士也。）楊章止識說文所載之古文。其他固不識也。歐强之使識。乃不得不妄稱以應之。集古錄成。宋人踵起者多。要皆以意測度。難追妄斷之譏。須知文字之學。口耳相受。不可間斷。設數百年來。字無人識。後人斷無能識之理。譬如天地玄黃。非經先生口授。何能明其音讀。先生受之於師。師又受之於師。如此數千年。口耳相受。故能認識。或有難識之字。字書具在。但明反切。即知其音。若未注反切。如何能識之哉。今之學外國文者。必先認識字母。再求拼音。斷無不教而識之理。宋人妄指某形爲某字者。不幾

如不識字母而誦外國文乎。

宋人清人。講釋鐘鼎。病根相同。病態不同。宋人之病。在望氣而知。如觀油畫。但求形似。不問筆畫。清人知其不然。乃皮傅六書。曲爲分剖。此則倒果爲因。可謂巨謬。夫古人先識字形。繼求字義。後乃據六書以分析之。非先以六書分析。再識字形也。未識字形。先以六書分析。則一字爲甲爲乙。何所施而不可。不但形聲會意之字。可以隨意妄斷。即象形之字。亦不妨指鹿爲馬。蓋象形之字。並不纖悉工似。不過粗具輪廓或舉其一端而已。如八字略象人形之側。其他固不及也。若本不認識。强指爲象別形。何不可哉。倒果爲因。則甲以爲乙。乙以爲丙。聚訟紛紛。所得皆妄。如祇摹其筆意。賞其姿態。而闕其所不知。一如歐人觀華劇然。但賞音調。不問字句。此中

亦自有樂地。何必爲扣槃捫燭之舉哉。

宋人持望氣而知之態度以講鐘鼎。清人則强以六書分析之。然則以鐘鼎而駁說文。其失不止偏閭奪正而已。嘗謂鐘鼎款識。不得闌入小學。若與法帖圖象。並列藝苑。斯爲得耳。四庫書列入藝術一類。甚見精卓。其可勉强歸入小學類者。惟有研究漢碑之書。如洪氏隸釋隸續之類而已。文字之學。宜該形聲義三者。專講說文。尙嫌取形遺聲。又何況邈不可知之鐘鼎款識哉。蓋文字之賴以傳者。全在於形。論其根本。實先有義。後有聲。然後有形。緣吾人先有意想。後有語言。最後乃有筆畫也。（文字爲語言之代表。語言爲意想之代表。）故不求聲義而專講字形。以資篆刻則可。謂通小學則不可。三者兼明。庶得謂之通小學耳。說文以形爲主。爾雅方

言以義爲主。廣韵之類。以聲爲主。今人與唐宋人讀音不同。又不得不分別古今。治小學者。既知今音。又宜明瞭古音。大徐說文。常言某字非聲。此不明五代音與古音不同故也。欲治小學。不可不知聲音通轉之理。段注說文。每字下有古音在第幾部字樣。此卽示人以古今音讀之不同。音理通。而義之轉變乃明。大徐說文。每字下注明孫愐反切。此唐宋音而非漢人聲讀。但由此以窺古音。亦初學之階梯也。要之。形爲字之官體。聲義爲字之精神。必三者備而文字之學始具。

許君之言曰。惟初太極。道立於一。一之爲字。屬指事。蓋人類思想。由單簡以至繁複。苦結繩之不足致治。乃有點畫以作識記。則六書次第。以指事居首爲最合。指事之次爲象形。說文之界說曰。指事者。視而可識。察而見

意。二二是也。象形者。畫成其物。隨體詰詘。⊙D是也。此皆獨體之文。繼後有形聲會意。則孳乳而爲合體之字。故形聲之界說曰。以事爲名。取譬相成。江河是也。會意之界說曰。比類合誼。以見指撝。𢀖信是也。指事象形在前。形聲會意在後。四者具而猶恐不足。則益之以轉注。廣之以假借。如是。則書契之道畢。憲象之理彰。

指事之異于象形者。形象一物。事晐衆物。以二二爲例。二二所晐者多。而日月則僅表一物。二二二字。視之察之。可知其在上在下。此指事之最易明白者。故鄦君舉以爲例。

指事之字。除二二外。計數之字。自一至十。古人皆以爲指事。但𠬝字從入从八。己屬會意。四字象形尚非指事。惟籀文作三。確係指事。按莽布六七

八九作丅丌丣丣。或爲最初之古文。極合于察而見意之例。若𠂇九兩篆、殊不能察而見意也。

六書中之指事。後人多不了然。段氏說文注。言指事者極少。王菉友釋例句讀。凡屬指事之字。悉以爲會意。要知兩意相合。方得謂之會意。若一字而增損點畫。于增損中見意義者。胥指事也。指事有獨體合體之別。二二一二。獨體指事也。合體指事。例如下列諸字。

本。以木下一表根。末。以木上一表顚。𠀤。象形兼指事。一以表天。下爲鳥形。鳥飛上翔。不下來也。𡗗。一以表地。上爲鳥形。鳥飛从高。下至地也。此皆無形可象。故以一表之。又有屈曲其形以見意者。爲大象人形。側其左曰大。側其右曰大。交其兩足則爲交。曲其右足則爲尢。大大交尢均从大而略

變者也。均指事也。更如屈木之顛曰木。木之曲頭。止不能上也。木中加一曰木。赤心木也。赤心不可象。以一識之也。牛。牛鳴也。从牛。口象其聲氣從口出。羊。羊鳴也。从羊。象气上出。係豕足曰豕。絆馬足曰馬。凡此皆不別造字。卽于木牛羊豕馬本字之上。加以標幟者也。

指事有減省筆畫以見意者。如D。莫也。从月半見。𠂤。伐骨之殘也。从半冎。冎。義爲剔肉置骨。冎而得半。其殘可知。木。木之餘。斷木之首以見意。非有相背之象。飛上象鳥首。下爲雙翅。張其翅。以表飛翔之狀。而迅疾之卜。从飛而羽不見。疾飛則羽毛不能詳審。故略去羽毛。今山水家畫遠鳥多作十字形。意亦同也。以上皆損筆見意之指事。又有以相反爲指事者。如反正爲丏。正乏卽算術之正負。丏卽負耳。反人爲乚。相與比叙也。倒人爲乂。

變也。人死則化矣。反𠂤爲𠂢。永爲水長。辰爲分支。分支則水流長矣。㞢象草出于地。倒㞢爲不。周也。川楚間有陰沈木者。山崩木倒。枝葉入地而仍生。嶺南榕樹亦反倒入地而生。此皆可見蒙密周匝之意。推予謂之𠂢。倒予謂之𠂢。以騙術詐惑人而取其財。斯爲幻矣。㞢象人足。反㞢爲㞢。蹈也。此皆以相反見意也。故指事有三例。一增一省一相反。今粵人減有字二畫爲冇。音如毛。意爲無有。此俗字之屬于指事者也。

指事不兼會意。而會意有兼指事。蓋雖爲會意。仍有指事之意在。𠂢从二人相背。𠂢从二臣相違。相背相違。亦有指事之意。兩或顛倒而成𠂢。悖也。兩止相背而成𠂢。足刺𠂢也。亦兼指事之意。指事之例甚廣。而段氏乃以爲指事甚少。此亦未之思耳。但段氏猶知指事會意不容廁雜。而王菉友

則直以指事爲會意矣。要知會意之會。乃會合之會。非領會之會也。

造字之朔。象形居先。而指事更在象形之前。蓋指事亦象形之類。惟象空闊之形。不若象形之表示個體耳。鄦君舉日月二文爲象形例。⊙象日中有黑子。⊙象日形之半。此乃獨體象形。大象豕鳥木屮之類均是。至合體象形。果。⊕象果實。下从木。朵。几象跗蕚。下从木。𠬝。象阡陌之狀。而小篆作𠬝。𡚬。古文作𠬝。小篆加衣爲𡚬。中象毛皮之形。皆合體象形也。𡚬从女。加一爲兩乳形。兒从儿臼象小兒頭囟未合。亦合體象形也。自獨體象形衍而爲合體象形。亦有不得不然之勢。否則無女之一。無几之臼。孰從而識其爲母爲兒乎。

象形之字。說文所錄甚多。然猶不止此數。如鐘鼎之𠙵。即爲說文所未錄

者。（鐘鼎文字。原不可妄說。但連環之∞。可由上下文義而知其決然爲環。經昔人謹愼考定。當可置信。）

造字之初。不過指事象形兩例。指事尙有狀詞動詞之別。而象形多爲名詞。綜說文所錄。象形指事。不過二三百字。雖先民言語簡單。恐亦非此二三百字所能達意。於是有以聲爲訓之法。如馬兼武義。火兼燬義。水有平準之義。而以水代準。（古音水準相近）齊有集中之義。齋戒之齋。卽叚齊以行。夫書契之作。所以濟結繩之窮。若一字數義。仍不能收分理別異之功。同一馬也。或作馬義。或作武義。同一水也。或作水義。或作準義。依是則飾僞萌生。治絲而益棼矣。於是形聲會意之作乃起。

形聲之聲。有與字義無關者。如江之工。河之可。不過取工可二音。與江河

相近。此乃純粹形聲。與字義毫無關係者也。劦部之[illegible]。皆有同心合力之意。則聲而兼義矣。蓋形聲之字。大都以形爲主。聲爲客。而亦有以聲爲主者。說文中此類甚多。如某字从某。某亦聲。此種字皆形聲而兼會意者也。王荊公字說。凡形聲悉認爲會意。遂成古今之大謬。故理董文字。切不可迂曲詮釋。一涉迂曲。未有不認形聲爲會意者。初造文字之時。決不爾也。

鄦君舉𢦏信爲意會之例。夫人言爲信。惟信乃得謂之人言。否則與鷄鳴犬吠何異。此易明者。止戈爲𢦏。解之者率本楚莊王禁暴戢兵之意。謂止人之戈。但大雅履帝武敏。傳曰。武迹也。則足迹亦謂之𢦏。按牧誓。不愆于六步七步。不愆于四伐五伐。步伐整齊。則軍令森嚴。此則謂之武耳。余意

止者步省。戈者伐省。取步伐之義。似較優長。但楚莊之說。亦不可廢。若解止戈爲不用干戈。則未免爲不抵抗主義之信徒矣。

會意之字。說文所錄甚少。五百四十部以形聲字爲最多。說文而後。字書所收。字日以多。自玉篇類篇以至正字通康熙字典。無不後來居上。類篇所收。有五萬字。至康熙字典。則俗體寖多于前矣。

後人造形聲之字。尙無大謬。造會意則不免貽笑。若造象形指事。必爲通人所嗤。如丟。去上加一示一去不返。卽覺傖俗可笑。今人造牠她二字。以牠爲泛指一切。她則專指女人。實則自稱曰我。稱第三者曰他。區別已明。何必爲此駢枝。依是而言。將書俄屬男。寫娥屬女。而泛指之我。當別造一犭我字以代之。若我師敗績。伐我北鄙等語。我悉改書爲犭我。不將笑絕冠纓

耶。

轉注之說。解者紛繁。或謂同部之字。筆畫增損。而互爲訓釋。斯爲轉注。實則未見其然。說文所載各字。皆隸屬部首。亦有從部首省者。犛部有氂有斄。氂與斄。非純从犛。从犛省也。爨部有臩有釁。但取爨之頭而不全从爨也。畫部有晝。寢部有寐有寤。有寱。晝爲畫省。寤寐寱皆非全部从寢。且氂犛牛尾也。斄彊曲毛也。與犛牛非同意相受。臩所以支鬲。釁血祭。亦非同意。畫介也。晝。日之出入。與夜爲介。意亦相歧。寐臥也。雖與寢義較近。而寤則寐覺而有言。適與相反。謂生關係則可。謂同意相受則不可不特此也。說文之字。固以部首爲統屬。亦有特別之字雖同在一部而不从部首者。烏部有焉有舄。與部首全不相關。意亦不復相近。犛爨畫寢四部。尙可强

謂與考老同例。此則截然不相關矣。準此。應言建類一首。同意不相受。而江聲會國藩輩。堅主同部之說。何耶。

或謂建類一首者。頭必相同。如禽頭與兕頭同是也。余謂以此說一首固可。顧同意相受之義猶未明。且說文所載。虎足與人足同。燕尾與魚尾同。如言禽頭與兕頭同爲建類一首。則此復應言建類一尾。或建類一足矣。兕禽頭與兕頭同在說文象形中字本無多。僅爲象形之一種故知此說瑣屑。亦無當也。

戴東原謂說文考老也老考也。轉相訓釋。卽所謂同意相受。建類一首者。謂義必同耳。爾雅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。此轉注之例也。余謂此說太泛。亦未全合。爾雅十二字。雖均有始義。然造字時。初爲裁衣之

始。哉（即才字）爲草木之初。始義雖同。所指各異。首爲生人之初。基爲築室之初。雖後世混用。造字時亦各有各義。決不可混用也。若爾雅所釋。同一訓者。皆可謂同意相受。無乃太廣泛矣乎。

於是許瀚出而補戴之闕。謂戴氏言同訓卽轉注。固當。然就文字而論。必也二義相同。又復同部。方得謂之轉注。此說較戴氏爲精。然意猶未足。何以故。因五百四十部非必不可增損故。如烏焉焉三字。立烏部以統之。若歸入鳥部。說从鳥省。亦何不可。況說文有瓠部。瓠部有瓢字。瓢从瓠省。實則瓠从瓜。瓢亦从瓜。均可歸入瓜部。不必更立一部也。且古籀篆字形不同。有篆可入此部。而古籀可入彼部者。是究應入何部乎。鴟小篆从隹。雕籀文从鳥。應入鳥部乎。隹部乎。未易決也。轉注通古籀篆而爲言。非專指

小篆。六書之名。先於說文。貫通古籀篆三。如同部云云。但依說文而言。則與古籀違戾。故許氏之說雖精於戴。亦未可從也。

劉台拱不以小學名。而文集中論六書一文。識見甚卓。謂所謂轉注者。不但義同。音亦相近。此語較戴氏爲有範圍。轉注云者。當兼聲講。不僅以形義言。所謂同意相受者。義相近也。所謂建類一首者。同一語原之謂也。同一語原。出生二字。考與老二字同訓。聲復疊韻。古來語言不齊。因地轉變。此方稱老。彼處曰考。此方造老。彼處造考。故有考老二文。造字之初。本各地同時並舉。太史采集異文。各地兼收。欲通四方之語。故立轉注一項。是可知轉注之義。實與方言有關。說文同部之字。固有轉注。異部之字。亦有轉注。不得以同部爲限也。

說文於義同音同部首同者。必聯緜屬綴。此鄦君之微意也。余著國故論衡。曾舉四十餘字作證。今略言之。艸部。薑薑也。薑薑也。蓓苗也。苗蓓也。交互爲訓。緜聯相屬。卽示轉注之意。所以分二字者。鄦君之書。非由已創。亦參攷古書而成。薑薑蓓苗。爾雅已分。故說文依之也。又如袒裼裸裎。袒鄦書作但。裼古音如鬄。但裼古雙聲。皆在透母。裸但也。裎但也。裎今舌上音。古人作舌頭音。讀如聽。亦在透母。裸在今來母。於古亦雙聲。此皆各地讀音不同。故生異文。由今論之。古人之文。較今爲簡。亦有繁於今者。孟子雖袒裼裸裎於我側。爾焉能浼我哉。實則但言袒於我側可矣。又古人自稱曰我曰吾曰卬曰言。我吾卬言。初造字時。實不相關。語言轉變。遂皆成我義。低卬之卬。言語之言。豈爲自稱而造。因各地讀音轉變而叚用耳。又古

人對人稱爾稱女稱戎稱若稱而。說文爾作尒。既造尒爲對人之稱。其餘皆因讀音轉變而孳生之字。女卽借用男女之女。戎卽借用戎狄之戎。若卽借用擇菜之若。而卽借用須髯之而。古無彈舌音。女戎若而。皆入泥母。以今音準之。你音未變。戎讀爲奴。爲儂。而讀爲柰。皆入泥母。今蘇滬江浙一帶。或稱柰。或稱你。或稱奴。或稱儂。則古今音無甚異也。又汪潢湖汗四字。音轉義同。小池爲汚。左傳周氏之汪。汪訓池。亦稱爲潢。今匣母。轉而爲汗潢。漢書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。左傳亦稱潢汗行潦。汪今影母。音變爲湖。汗湖陰聲。無鼻音。汪潢陽聲。有鼻音。陰陽對轉。乃言語轉變之樞紐。言與我。吾與卬。亦陰陽對轉也。語言不同。一字變成多字。古來列國分立。字由各地自造。音亦彼此互異。前已言之。今南方一縣之隔。音聲卽異。

況古代分裂時哉。然音雖不同。而有通轉之理。周禮大行人。屬瞽史諭書名。聽聲音。瞽不能書。審音則準。史者史官。職主記載。諭書名者。汙潢彼此不同。諭以通彼此之意也。聽聲音者。聽其異而知其同也。汙潢湖聲雖不同。而有轉變之理。說明其理。在先解聲音耳。如此。則四方之語可曉。否則踰一地。越一國。非徒音不相同。字亦不能識矣。六書之有轉注。義即在此。不然但裼裸裎。汪汙潢湖。彼此焉能通曉。下三字與上一字。音既相同。義亦不異。此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。古者方國不同。意猶相通。造字之初。非一人一地所專。各地各造。倉頡采而爲之總裁。後之史籀李斯。亦彙集各處之字。成其史籀篇倉頡篇。秦以後字書亦然。非倉頡史籀李斯之外。別無造字之人也。庶事日繁。文字遂多。說文之後。玉篇收兩萬字。類

篇收五萬字。皆各人各造而編書者彙集之。後人如此。古人亦然。鄒書九千字。豈叔重一人所造。亦采前人已造者耳。荀子云。好書者衆矣。而倉頡獨傳者。一也。斯明證矣。是故轉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關鍵。使全國語言。彼此相喻。不統一而自統一。轉注之功也。今人稱歐洲語同出羅馬。而各國音亦小異。此亦有轉注之理在。有轉注。尙有不相喻處。故孔子曰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今亡矣夫。蓋當時列國赴告。均用已國通用之字。彼此未能全喻。史官或有不識之字。則闕以存疑。周全盛時。雖諸侯分立。中央政府猶有史官可以通喻。及衰。列國依然自造文字。而史官或不能喻。其初不喻者闕之。其後則指不識以爲識。今亡矣夫者。傷之也。華夏一統。中國語言。彼此猶有不同。幸有字書可以檢查。是故不但鄒君有功。卽野王溫

公輩。亦未始無功。又字有義有音。義爲訓詁。音爲反切。韻書之最古者推廣韻。則陸法言輩亦何嘗無功哉。古有諺書名聽音聲之事。其書不傳。後人宋取其意而爲音韵之書。爲統一文字計。轉注决不可少。音韻亦不得不講也。

叚借之與轉注。正如算術中之正負數。有轉注。文字乃多。有叚借。文字乃少。一義可造多字。字即多。轉注之謂也。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。如令長是。叚借之類也。令之本義爲號令。發號令者謂之令。古之令尹。後之縣令。皆稱爲令。此由本義而引申者。長本長短之長。引申而爲長幼之長。成人較小孩爲長。故可引申。再引申而爲官長之長。以長者在幼者之上。亦猶官長在人民之上也。所謂叚借。引申之謂耳。惑者不察。妄謂同聲通用爲叚借。

夫同聲通用。別字之異名耳。例如前後之前。鄦書作歬。今乃作剪。剪。剪刀之剪也。漢以後。凡歬均作前。三體石經猶不作前。夫妄寫別字。漢以後往往有之。則漢以前亦安見其必無。周公孔子。偶或誤書。後人尊而爲之諱言。於是美其名曰叚借。實則別字自別字。叚借自叚借。烏可混爲一談。六書中之叚借。乃引申之義。如同聲通用曰叚借。則造拼音字足矣。夫中國語之特質爲單音。外國語之特質爲複音。如中土造拼音字。則此名與彼名同爲一音。不易分辨。故拼音之字不適於華夏。倉頡爲黃帝史官。黃帝恐亦如劉裕一流。難免不寫別字耳。是故同聲通用。非說文所謂叚借。說文所謂叚借。乃引申之義。非別字之謂也。否則鄦君何不謂本有其字。寫成別字。叚借是也乎。本無其字者。有號令之令。無縣令之令。有長短之長。

無令長之長。故曰無也。造一令字。包命令縣令二義。造一長字。包長短長幼官長三義。此之謂叚借。

外此。叚借復有一例。唐虞夏商周五字。除夏與本義猶相近外。唐爲大義。非地名。虞爲騶虞義。非地名。商爲商量義。周爲周密義。均非地名。此亦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也。如別造一字。唐旁加邑爲鄌。虞商周亦各加邑其旁。亦何不可。今則不然。但作唐虞商周。非依聲託事而何。此與令長意別。無引申之義。僅借作符號而已。

外此。復有一例。如重言之聯語。雙聲之聯語。疊韻之聯語。凡與本義不相關者。皆是也。爾雅。懋懋慔慔。勉也。佻佻琅琅。小也。悠悠洋洋思也。烝烝遂遂。作也。此重言之聯語。有此義無此字。亦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之叚借也。

參差雙聲之聯語。參與不齊無關。輾轉雙聲而兼疊韻。輾說文作輾。輾與戀知反之轉不相關。譸張雙聲。譸或作侜。侜與幻義不相關。皆以雙聲爲形容也。消搖消者消耗。搖者搖動。皆無自在義。須臾須。頗毛也。臾。拽也。皆無頃刻義。皆以疊韻爲形容也。有看似有義。實則無義者。如搶攘。說文無搶。作槍。攘作攘。二字合而形容亂義。要之。聯詞或一有義。或均無義。皆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也。皆叚借也。是故不但令長可爲叚借之例。唐虞商周。懋懋慔慔。參差搶攘。均可作假借之例。由此可知叚借之例有三。一引申。二符號。三重言雙聲疊韻之形容。皆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也。烏得以同聲通用當之哉。同聲通用。治小學者亦不得不講。惟同聲通用乃小學之用。非六書造字之旨耳。

引申。符號。形容。有此三者。文字可不必盡造。此文字之所以簡而其用普也。要之說文祇九千字。倉頡篇殆不過三千字。周秦間文化已啓。何以三

千字已足。蓋雖字僅三千。其用則不止三千。一字包多義。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。

以故。轉注假借。就字之關聯而言。指事象形會意形聲。就字之個體而言。雖一講個體。一講關聯。要皆與造字有關。如戴氏所云。則與造字無關。烏得廁六書之列哉。余作此說。則六書事事不可少。而於造字原則。件件皆當。似較前人爲勝。

造字之始于倉頡。一見於世本。再見於荀子。三見於韓非子。而說文序推至伏羲畫卦者。蓋初文之作。不無與卦畫有關。如川即坎卦。是已。若漢人書坤作巛。經典釋文亦然。宋人妄說坤爲六斷。實則坤與川古音相近。巛巛相衍。義或近是。爾雅釋水。水中可居者曰州。大地摶摶。水繞其旁。胥謂

之州。故鄒衍有大九州之說。釋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。巛者川之重也。气字作𠂤。與三卦近似。天本積氣。義亦相合。此三卦與初文皆有關係。言造字而推至畫卦。義蓋在是。

序又言見鳥獸蹄迒之迹。知分理之可相別異。初造書契。此義漢儒未有所闡。案抱朴子。八卦象鷹隼之翮。其言當有所受。易繫言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。仰則觀象于天。俯則觀法于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所謂鳥獸之文者。鷹隼之翮。當居其一。鷹翮左右各三。象其全。則爲三。去其身。則爲三。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說也。

造字之後。經五帝三王之世。改易殊體。則文以寖多。字乃漸備。初文局於象形指事。不給於用。堯典一篇。即非初文所可寫定。自倉頡至史籀作大

篆時。歷年二千。其間字體。必甚複雜。史籀所以作大篆者。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故爲之釐訂結體。增益點畫。以期不致淆亂。今觀籀文。筆畫繁重。結體方正。本作山旁者。重之而作屾旁。本作氵旁者。重之而作灬旁。較鐘鼎所著跂斜不整者。爲有別矣。此史籀之苦心也。惜書成未盡頒行。即遇犬戎之禍。王畿之外。未收推行之効。故漢代發見之孔子壁中經。仍爲古文。魏初邯鄲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。（北宋蘇望得三體石經。文。魏初邯鄲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。（北宋蘇望得三體石經。刻之于洛陽。見洪氏隸續。民十一洛陽出土石經存二千餘字。）至周代所遺之鐘鼎。無論屬於西周或屬於東周。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。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。相去僅五十餘年。史籀成書。僅行關中。未曾推行關外故也。秦兼天下。李斯奏同文字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。作倉頡等三

篇。取史籀大篆。或頗省改。後世謂之小篆。今觀說文所錄重文。古文有三百餘字。而籀文不及二百。此因小篆本合籀文。籀文繁重。李斯略爲改省。大篆小篆。猶世言大寫小寫矣。

秦時發卒興戍。官獄繁多。程邈作隸。以趣約易。施用日廣。於是古文幾絕。秦隸今不可見。顧藹吉隸辨言秦隸之遺於今者。若秦量秦權秦詔版等。文雖無多。尙可見其大意。大概比篆書略加省改。而筆意仍爲篆書。卽西漢之吉金石刻。雖爲隸體。亦多用篆筆書寫。與後世之挑剔作勢者不同。東漢時。相傳有王次仲者。造作八分。於是隸法漸變。卽今日所稱之漢隸也。今所見之漢碑。多起於東漢中葉以後。東漢初年之三公山碑。尙帶篆意。石門頌亦然。裴岑紀功碑雖隸而仍兼篆筆。蓋爲秦隸之遺。桓靈時之

碑刻。多作八分。蔡邕之熹平石經亦八分也。八分與隸書之別。在一有挑剔。一無挑剔。譬之顏歐作楷。筆勢微異耳。說文序又言漢興有草書。衛恆言草書不知作者姓名。今案草書之傳世者。以史游急就篇爲最先。而趙壹亦謂起秦之末。但論語有裨諶草創之語。屈原傳亦有屈平屬草藁未定語。此所謂草。是否屬稿之際。作字草率牽連。或未定之藁曰草藁。均不可知。東周乙亥鼎文。阮元以爲草篆。後人頗以爲非。余謂凡筆畫本不相連。而忽牽連以書者。即可認爲草書之起源。如二十併作廿。四十幷作卌。是矣。又古文𣎵或作𣎵。𣎵从止从爪。可以六書解說。𣎵爲𣎵之上半。應作𣎵而今作𣎵。不能以六書解。或古人之所謂草乎。要之。此所謂草。與漢以後從隸變者不同。必從大篆來也。

說文序言秦燒滅經書。古文由此絕。絕者不通行之謂。非眞絕也。秦石刻之𠂤字。卽古文及字。又秦碑我字。亦係古文。(小篆作𢦏)而廿字秦碑中亦有之。蓋秦時通行篆隸。古文易亂。不過施諸碑版。一如今世通行行楷。而篆蓋墓碑。多鏤刻篆文耳。

秦漢之際。識古文者猶多。魯恭王壞孔子宅。得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數十篇。史記儒林傳。孔氏有古文尚書。孔安國以今文讀之。因以起其家。漢初傳尚書者有伏生二十九篇。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。夫漢景末年。去焚書時已七十年。若非時人多識古文。何能籀讀知其多十六篇哉。可見漢初猶多識古文也。禮經五十六篇。亦壁中經。中有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應。餘三十九篇。兩漢尚未亡佚。觀鄭康成注。常引逸禮。康成當有所

受。知漢時識古文者多矣。又論語亦壁中經。本係古文。而魯論齊論。均自古文出。雖文字略異。而大旨相同。試問當時何以能識。無非景武之間。仍有識古文者。孔安國得問之耳。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。張之獻書。當在高后文帝時。張以之傳賈誼。賈作訓詁。以授趙人貫公。賈由大中大夫出爲太傅。在都不過一年。斯時張爲達官。傳授之際。蓋略詔大意而已。豈眞以一十九萬字。手指口授。字字課賈生哉。則賈之素識古文可知。又封禪書言武帝有古銅器。李少君識之。謂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。案之果然。太史公自序。年十歲則誦古文。凡此種種。均可見古文傳授。秦以後未嘗斷絕。至漢景武間。識古文者猶多也。

且也。老莊荀子。無今古文之別。其書簡帛者。爲古文無疑。（作呂覽時尙

無小篆。）秦焚書時。當亦藏之屋壁。迨發壁後。人多能讀。不識古文。焉能爲此。河間獻王得古文先秦舊書。孟子老子之屬。孟子亦以古文書之。餘可知矣。今人多以漢高項王爲不識字。其實不讀書則有之。不識字則未然。項籍少時。學書不成。項梁教之兵法。沛公壯試爲吏。皆非目不識丁者所能爲。張良受太公兵法于黃石公。蕭何引逸周書以對高祖。楚元王與申公受詩于浮邱伯。張耳陳餘雅好儒術。賈山之祖賈祛。故魏王時博士弟子。山受學于祛。涉獵書記。凡此皆能識古文之人。漢文時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。年百八十。其書即周禮大司樂章。竇公目盲。其書蓋未盲時所受。定係古文。然一獻而人能識之。可證當時識者尚多。至東漢鄭君之時。識古文者漸少。蓋漢以經術取士。經典一立學官。人人沿習時制。其書皆變

古而爲隸矣。若伏生之二十九篇。當初本爲古文。其後輾轉迻寫。遂成隸書。高堂生傳禮。最初爲篆爲隸。蓋不可知。詩則成誦于口。與焚書無關。故他書字形或有訛謬。而齊魯毛韓四家。並無因字體相近而致誤者。易以卜筮獨存。民間所傳。自田何以至施孟梁邱。皆漸由古文而轉變爲隸。左傳本係古文。當時學者鮮見。公羊初憑口受。至胡毋生始著竹帛。爲隸書無疑。大抵當時利祿之途已開。士人識隸已足。無須進研古籀。鄭君去漢武時已三百餘年。歷年既久。識古文者自漸寥落。而一二古文大師。得壁中經後。師弟相傳。輾轉錄副以藏。以不立學官。故在民間自相傳授。寖成專家。此三體石經之古文所由來也。夫認識文字。端在師弟相傳。說文所錄古文。不過三百餘字。今三體石經尙有異體。緣壁經古文。結體凌亂。有

不能以六書解者。鄒君不願穿鑿。因即屏去不錄。如穆天子傳八駿之名。今亦不能盡識也。

漢時通行載籍。沿用隸書。取其便於誦習。而授受弟子。則參用古文。後漢書賈逵傳。章帝令逵自選諸生高才者二十人。教以左氏。人與簡紙經傳各一通。蓋簡載古文。而紙則隸寫。至鄭康成猶然。康成戒子書云。所好羣書。率多腐敝。不得於禮堂寫定。傳與其人。所謂腐敝者。古文本也。

馬鄭尚書。字遵漢隸。而三體石經之古文。則郝鄘淳自有所受。若今世所行之僞古文尚書。正義言爲鄭冲所作。由魏至晉。正三體石經成立之時。鄭冲即依石經增改數篇。以傳弟子。東晉元帝時。枚賾獻之于朝。人見馬鄭本皆隸書而此多古字。遽信以爲眞。古文孔傳。遂開數千年聚訟之端。

今日本所謂足利本隸古定尚書。宋薛季宣書古文訓。字形瑰怪。大體與石經相應。燉煌石室所出經典釋文殘卷。亦與之相應。郭忠恕汗簡。徵引古文七十一家。中有古尚書。亦與足利本及書古文訓相應。蓋此二書乃東晉時之尚書。雖非孔壁之舊。而多存古字。亦足寶矣。

唐人不識古文。所作篆書。劣等字匠。唐高宗時之碧落碑。有眞古文。亦有自造之字。北宋以還。鐘鼎漸漸發現。宋人釋鐘鼎文者。大都如望氣而知。清人則附會六書。强爲解釋。夫以鐘鼎爲古物。以資欣賞。無所不可。若欲以鐘鼎刻鏤。校訂字書。則適得其反耳。至如今人譯傳之龜甲文字。器無徵信。語多矯誣。皇古占卜。蓍龜而外。不見其他。淮南子云。牛蹏龁顱。亦骨也。而世弗灼。必問吉凶于龜者。以其歷歲久矣。可見古人稽疑。靈龜而外。

不事骨卜。今乃獸骨龜厭。紛然雜陳。稽之典籍。何足信賴。要知骨卜一事。古惟夷貊用之。中土無有也。莊子言宋元君得大龜。七十二鑽而無遺策。唐李華有廢卜論。可見龜卜之法。唐代猶存。開元時孟詵作食療本草。宋蘇頌圖經及日華本草。皆言巳卜之龜。必有鑽孔。名之曰漏天機。雖絕小之龜。亦可以鑽十孔。鑽孔多則謂之敗龜板也。夫灼龜之典。載于周禮。鑿孔以灼。因以觀兆。無孔則空氣不通。不能施燋。無以觀兆。今所得者。累然成貫。而爲孔甚少。不可灼卜。或者方士之流。僞作欺人。一如河圖洛書之傅合周易乎。其文字約略與金文相似。蓋造之者亦撫摹鐘鼎而異其鉤畫耳。夫鐘鼎文字。尚有半數可認。亦如二王之草書箋帖。十有六七可識。餘則難以盡知。不妨闕疑存信。若彼龜甲文者。果可信耶否耶。

貴州有紅崖碑。摩崖巨刻。足壯觀瞻。惟文字爲苗爲華。訖不可知。鄒漢勛强爲訓釋。眞可謂器眞而解之者妄。又如古人刀布。不可識者甚多。周景王大錢。上勒[illegible]二文。解之者或謂寶貨或以爲燕貨。錢文類此者多。學者祇可存而不論。大抵鐘鼎文之可識者。十可七八。刀布則十得五六。至於龜甲。則矯誣之器。荒忽之文而已。

古昔器物。近代出土愈多。而作僞者則各異其心理。大抵輕而易舉者。爲數必衆。鐘鼎重器。鑄造匪易。故僞者尙少。刀布之類。聚銅鎔焠。亦非巨資不辦。至於龜甲。則剛玉刻畫。頃刻可成。出土日衆。亦奚怪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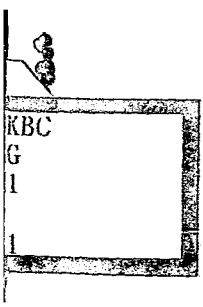
是故。居今而研文字。當以召陵正書爲歸。外此則求古文于三體石經。亦屬信而有徵。至於籀文。則有石鼓文在。如是而一軌于正。庶不至誤入岐

途矣。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蘇州錦帆路五十號
章氏星期講演會出版

蘇州景德路七十六號
文新印書館承印


KBC
G
1
1